

南
雷
集

六

新平知

PDG

撰杖集目錄

南雷文案三刻

魏子一墓誌銘

荅萬克宗雜問

再荅萬季野喪禮雜問

陳葦庵詩序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萬履安詩序

張心友詩序

姜紫垣墓表

張澹若傳

續葬書問對

論明史理學傳書

蔣氏三世傳

萬克宗哀辭

復秦燈巖書

與顧梁汾書

書仁宗皇后事

萬充宗墓誌銘

撰杖集

南雷文案三刻

學人楊中猷編次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啟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
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
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
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
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
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
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
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
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泚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

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羣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典獄者阮大鍼傅槐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讎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鍼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麗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在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忠節迎蕞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露貧狹吳子選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蕞山講學於

丙舍讀書柳州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兵書戰策
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
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射角藝不盡
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
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
之典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
唯唯不能不爲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闡
緩子一造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
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
樞衣者鼓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
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

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
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
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
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
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
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簣之期耳此言余聞
之魯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
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子一
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曆戊申九
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毓女子三人
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

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燾儒燾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
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
於家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
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鉞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
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感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者嗟
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覈食誓終天
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被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戶
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未與國事柴也其來
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
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
說顧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于天子

銳意問學遠駕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叢山其所重却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東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曰天降逆菴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

戲忠節。忠於天啟。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屠豕。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

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

三丈據于侯而言

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

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

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

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

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

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

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

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

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

十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

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于五十步通步爲

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于五十步通步爲

五尺

古法五尺爲步

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

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

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
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
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
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
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
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
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
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
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

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
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
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
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
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
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

王伯厚之
言本此

愚按襄

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茷一行
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
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
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

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芟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

何說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牝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

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禘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旣於下旬十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

訖朝服縵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耐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耐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耐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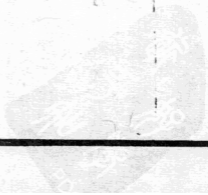
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其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禴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禴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如配少牢言如配遂率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不啻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

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在
本
卷
之
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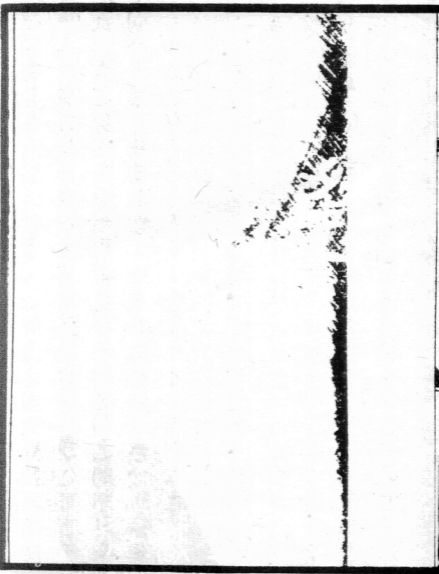


陳韋庵年伯詩序

風自周南召南雅自鹿鳴文王之屬以及三頌謂之正經
懿王夷王而下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此
說詩者之言也而季札聽詩論其得失未嘗及變孔子教
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然則正變云者亦言其時
耳初不關於作詩者之有優劣也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
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夫以時而論天下之治日
少而亂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亂日難韓子曰和平之
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
好向令風雅而不變則詩之爲道狹隘而不及情何以感
天地而動鬼神乎是故漢之後魏晉爲盛唐自天寶而後
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詩又盛無他時爲之也卽時不甚

亂而其發言哀斷不與枯菱變謝者亦必逐臣棄婦孽子
勞人愚蠢相傾惜算相制者也此則一人之時也蓋詩之
爲道從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變未盡則世
智所限易容埋沒卽所遇之時同而其間有盡不盡者不
盡者終不能與盡者較其貞脆謝臯羽鄭所南同爲亡宋
之人臯羽之詩皎潔當年所南沉井之時年四十三歲至
七十八歲而卒沉井以後三十五年豈其斷手絕筆乃竟
無一篇傳者苟其井渫不食羶羊失護寧保心史之不終
錮乎詩之爲教溫厚和平至使開卷絡咎寄心真漠亦是
甘苦辛酸之迹未泯也陳葦庵先生風度閒綽早優名輩
詩情所結若開金石曾靡榛蹊其對揚恭紀諸詩與早朝
大明宮賈杜王岑並稱典雅逮夫笙管革文先生流矢影

風。顧。有。憂。色。一。唱。三。歎。淒。人。心。脾。讀。之。者。但。覺。秋。風。膠。慄。
中。人。肌。膚。方。其。悲。樂。相。生。掩。卷。不。能。曾。何。忌。諱。之。可。言。乎。
此。一。人。之。身。而。正。變。備。焉。者。也。令。子。同。亮。刻。之。問。序。於。余。
同。亮。方。集。春。秋。傳。註。數。十。家。衷。其。醇。疵。詩。亡。然。後。春。秋。作。
亦。知。詩。之。有。不。亡。者。乎。不。必。舍。先。生。之。詩。而。別。求。也。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
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
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
搏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
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
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
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
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
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
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
爲疊石平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之爲

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遠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勔真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疎皆

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割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大暑小礮，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邨故斬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闕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聆梅邨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而叔祥爲最著。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楊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獲得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驩哈嗚噓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楊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

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皖
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叅
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
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
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
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
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
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
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
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旣
在軍中久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
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

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
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頃。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
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
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
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
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
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
道柳言其叅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
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微明比擬
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
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
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者一枝留
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爲渠驗此詩識迎爲
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
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
前身之爲清照暇卽潑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菴雅自
珍惜然脫手卽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
身幃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
琴臺花塢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菴以翰墨潤
色其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
風雅聞於天下是菴爲之馮足儉父擔板亦艷爲玉臺佳

話云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祿捐館家道喪失而是庵
笑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尚有三世相韓之痛三
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衆遂爲海昌土宜饋遺中所
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
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
者母使敗我門庭其殘膏剩馥尚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
遠以管夫人比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
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
夫人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官皇太后命坐賜食
天子命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而是
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蘊結長夜佛燈老尼酬對亡
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之氣

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爲贊。有
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
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契焉。余
之爲此者所以代老母之答也。

此書之旨。在於。...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合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典

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
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
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
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霍年席帽之痛哭猶然
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斂人
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
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
希聳蒼水澹歸十餘家無闕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
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
續騷堂寒松齋粵艸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
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
之詩亦遂棲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艸零露仍歸天壤

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畱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
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此卷文字模糊，难以辨认。右侧有竖排文字，左侧有模糊的印章或文字。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濶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卽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篋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楊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

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殺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絕塵糝。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紫環姜公墓表

公諱天樞字靜甫號紫環姜氏本淄川自仲開知嶧縣徙
嶧其後紹夫又自嶧徙餘姚之咸池滙遂爲餘姚人高祖
榮弘治壬戌進士官工部郎曾祖子羔嘉靖癸丑進士仕
至行太僕寺卿祖鏡萬曆癸未進士以禮部郎中贈光祿
寺卿父逢元萬曆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
保七子公其長也公生而好學無秦川貴公子之習顧裘
馬弓劍旗亭北里未嘗置足弱冠爲諸生尋遊太學癸酉
丙子在糊名中已中有司之尺度及拆號皆避嫌落之遂
以任子入仕授都察院簡較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歷員外
郎中督視北河累年亢旱河渠不通運河之水故藉山東
諸泉濟其不足特設主事一員管理泉源至是亦竭摠河

束手無策公曰按正統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元時衛河分引漳水支流永樂間填淤舊跡宜發丁夫開鑿可資漕運嘉靖六年僉事江良材言導河注衛漕由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流而達衛更增一運道也考之前議運河之水原不必專藉山東諸泉矣今河水既竭獨不可借良材之議而反用之導河注衛者導衛注河乎摠河躉其議公於是討求故道䟽理泉源衆流奔注河水驟盈漕舟皆歡呼而濟請如山東故實添設衛河主事遂著爲令當公劄議時勢家私此水利者譁啄繁興多設支闕公毅然不顧由是交關津要共相唇齒致公于理以公之才始見之行事已破浮華交會之徒使充其所至刻石之功正未可量而覆折於迫狹之世論不復再試是可惜也當是時石齊

黃先生在獄上必欲殺之小人遂指交通關涉者槩爲福
党同繫者至故爲睚眦以明割席公獨眷顧爾雅咸張耳
目石齋書孝經百本散之士林公亦書金剛涅槃百餘卷
分於名利書法皆奇偉藝林相傳以爲盛事清獄命下徐
司寇虞求悉公本末始出之公患難之餘落然世事壯懷
遠識一寄之于詩酒鏡湖之花月拈題顧曲所謂太白死
三百年無此樂者公殆繼之大江以南西湖牛首虎丘烟
雨遊屐所至以昌其詩未始非天之厚公也公於家庭之
間意愛篤摯宗伯官京師公侍慰王母于家孝養無方宗
伯棄世窀穸之事公苦身持力諸弟唯在位而已諸父敬
勝爲山東布政司理問城破闔門殉難唯一子婦得逸公
從兵火中斂其骸骨訪其子婦得之民間重爲立後外父

無子公擇其族子嗣之已而嗣子天公復擇人嗣之其克
盡田里骨肉之歡大槩類此公之急難窘助未易更僕數
其著者如倪文正淺土三十年過者但揮泪而去公買地
塋之藁髮芻靈禮文畢脩會塋者千人皆於公是資甬東
陸文虎無子棺槨暴露其從子假丐塋之名以告公公恩
加松杞而從子未嘗加坏土其上再三應之公終無倦容
文正之事好名者或能勉之文虎之事大類郭元振非其
天性篤烈寧有是乎公生于萬曆己亥正月一日卒于康
熙壬子六月二十七日年七十五所著有睨堂集娶錢氏
前封恭人今封孺人子三人長希軾庠生次希轍奉天府
府丞卽定庵先生也次希輅丁巳舉人女三人長適周文
節子玉忠官生次適沈鞏址次適邵文發皆庠生孫七人

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泊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人一女嫁諸生王世炯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也皇威風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文苑英華

卷之三

文苑英華

卷之三

之思與夫坐臥不寧者皆由心之不安也

如雲如霧如風如日如月如星如斗如

辰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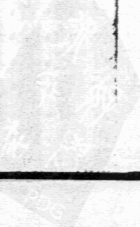
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

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

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

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

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星如宿如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厰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殿折繼又朝天宮火災異叠見且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并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寘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

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公銜䟽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䟽竟上之上傳覽樞臣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闡然今當節縮皇

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帑百萬
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
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
乎刑不上大夫崇養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爲奸
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歛金畿輔
創建書院翼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克
鋒狡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烟挾市
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節鉞
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捍搃鄉邦夫朝廷重
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槩縱舍姑息無將之
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顛動以爲朝廷之過朕
甚惑焉海內方汗穢朝廷聞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

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
矯旨之反覆。辭費小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長垣旣以此
去。而公有寧錦之功。逆奄絀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
門戶罷之。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譖訟之。呂
惠卿與大獄。蘓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好人異趨。
故賈蘓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議。
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謂奇乎。公
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良佐。祖謨。父元
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次卽公。次軌端。邵陽
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
江。束鹿。縣皆有能名。其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
一代大儒於束鹿。河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

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
歸禁割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
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
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人一
女嫁諸生王世烱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傳文屬余
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
也皇威風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聞者詮次其事家國
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
有感於斯文

續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縉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

七世猶似鄱陽故囓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踈貨財婚宦經營異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則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則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旣盡之氣爲將

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淒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况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

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
之誌傳守剛乎焚屍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
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
亦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
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櫛其慘不
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
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旣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
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上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
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
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
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
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

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
柰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
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尅衝合之謂也特
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
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疢患
下。疢。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
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
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有德此

之謂道也。道者，德之歸也。德者，道之基也。德薄而位高，位高而權重，此其所以為患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德者，下之所歸也。財者，民之所聚也。德者，民之望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德者，民之歸也。財者，民之怨也。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
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
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歛人母汪
姬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船載硝磺
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
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

五峰其號

廣有

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
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亾命據薩摩州
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
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

宗憲

開府浙直

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

表

留心人物謂梅

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得直彼鴟附鼃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齧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

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網絡波臣此萬
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綬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
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
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
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
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
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
王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
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
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
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
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水駭風散方宗信

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舶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盛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澈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

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
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
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
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閤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
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
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
能敘君功不怠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
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
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
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
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

荆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

綸在薊遼召宗信叅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典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儉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

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
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
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債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
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何孝廉卽洗除先注業高名
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
篠蕩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間有已台
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同舉者爲之太息郡
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
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
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授準墨伊顏以作
士子邑有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

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董石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
懼崎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悒副使怨毒
殊甚君流矢影風顯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
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于旄造門
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母余孺人老而瞽目君搏穎
愀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君不煩羣從獨力襄
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
感所致子之驥

之驥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皆歎
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乙卯六應
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纏艷粉不能與晚學卑品爭一
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病瞽席衽七箸皆於

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
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
以爲堅強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
魅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歛
迹。徐氏多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
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擬一怨家投牒屍
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
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
覺，并捕主人瘦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
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
掌院徐蓼莪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教諭，與修會典，亾何

京師戒嚴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
親石樓而學博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槩也順
治甲午君子弘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子宣和直臣蔣
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
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
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于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
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
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
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
數冬而不邁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二世得無類是
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興者

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弘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
會○有○時○也○此○特○爲○弘○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
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
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
哉○

萬克宗哀辭

今年正月下弦殘梅子與莘學過吾南雷話未終夕風急
潮催帆影碧空注目徘徊豈知此別便隔泉臺三月上巳
吾病頭暈八十老翁死是其分但念好爻都不在近有許
胸懷未宣厥蘊秋聲暑退病骨漸蘇不耐寂寞來遊西湖
七月廿七涉江方晡聞子在杭不勝歡呼誰謂先日已自
告殂冥然之痛貫徹三途子著春秋畢力窮年鈎深索隱
折衷羣言所未完者定哀二篇徹瑟之辰魂夢纏綿曰季
武子聲尚在焉如宗忠簡死呼渡河如徐靈照爭天奈何
志之所至生死不磨窮經之士如子豈多子之質疑久已
行世儀禮有商周官有刺禮記偶箋春秋筆記上契諸儒
其功不細在子無忝在余則憂讀書一生章句轉轉老而

望洋日薄山陬藉手於子薪火魯鄒子今先吾吾又何求
河海之跡堙爲窮流嗚呼哀哉

復秦燈巖書

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蕞
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
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
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
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在子而已也茲讀先生
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說卽忠
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門萬戶鑽鑰齊墮始知東林
自有真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
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先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
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
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

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
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卽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
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
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
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
宗者乃在宗晦菴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
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
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
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
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
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
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

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第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

...

...

...

...

...

...

...

...

與顧梁汾書

名貞觀涇陽先生之孫

台兄與會老札有所下問，弟老而失學，豈能知先儒之宗旨，第曾侍 戴山夫子，徃徃得聞緒論，今亦荒落久矣。台兄云，學案有高子不諱，其爲禪學之語，弟學案中未嘗有是也，蓋相傳之誤。高子之爲聖學無疑，然遺書間或有一二闖入，則先儒皆所不免。甲戌歲，隨先師至嘉禾，陳幾亭以遺書爲饋，先師在舟中閱之，每至禪門路徑，指以示弟，弟是時茫然，其後讀先師論學書，有與門人韓位者曰：今之忠憲，半雜禪門，蓋忠憲汀州旅舍一悟，所謂百觴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卽前後際，斷大地，平沉之謂也。其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以爲分別之精矣。然忠

憲之所謂理者求之人生而靜以上則未免言語道斷心
 行路絕相去不遠卽其正命之語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
 先師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
 生死非佛氏之無生死也高子之闖入禪門者不過如此
 亦何礙乎其爲聖學乎且高子之辨陽明雖若與之抵牾
 然以陽明之無善無惡謂無善念惡念非性無善無惡也
 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性者乃其門人之誤是深得陽明之
 傳者且在忠憲陽明議朱子析心理爲二忠憲辨之謂是
 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朱子言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可謂之不析乎羅整庵言心
 之所有惟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自來傳朱子之學者
 莫不皆然則陽明謂朱子析之者非過也忠憲以陽明之

學攻陽明不過欲爲朱子之調人耳其實忠憲之格物與陽明之格物無有二也獨怪高彙旃妄肆譏彈於忠憲之學何曾夢見其攻陽明者無迺卽攻忠憲乎恐爲東林之累台兄主持講席不可不三思也

...

...

...

...

...

...

RDG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宗伯黃珣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黃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大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侈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氏於

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氏也住在鳥上蓬去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疎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黃始知爲鶴山府君之子孫也大父誤記爲鳥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望忘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笞黃鬚叟宋楊后之冒楊次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亾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也夫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尙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于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尙無定說易以象數識緯晦之于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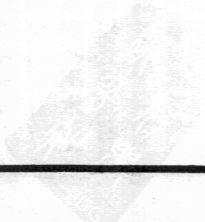
而不道。童習自守等。于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于萬克宗之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于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于信經。試拈二節為例。八卦之方位。載于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于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

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于齊周
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
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
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
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水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
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
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
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于
大火復輯絕筆于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
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
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
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

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
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
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
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塲屋放言小智大黠
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
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
形于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
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
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
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
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
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

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
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于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
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矚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
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
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子劉子行狀上

學人黃宗羲狀

本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水澄里年六十八

曾祖槩妣茅氏

祖焯妣陳氏

父坡妣章氏三代皆歷贈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漢長沙定王劉發之後在宋有退翁先生禮徙廬陵四傳而爲揚州別駕廷玉廷玉生文質尉於山陰始爲其縣之人又四傳而生謹故明之孝子也以童子入滇脫父於戍又三傳而爲贈

兵部右侍郎鐸以其孫棟之貴也鐸生濟濟生槩槩生焯
號兼峰焯生坡號秦臺有名諸生間當其卒時太夫人章
氏年二十七越五月而先生生兼峰喪其嫡子家道喪失
先生依於外家從外祖章公穎受學十二歲章公在壽昌
先生徒步從之孿足者數月不顧也凡三上壽昌已學經
義於魯念彬念彬令取裁左史授以縱橫變化之法而章
公老儒墨守先輩先生從此則失彼徘徊兩岐每遇私試
一題必爲二義以正者呈章公奇者呈念彬交相善也萬
曆二十五年舉於鄉先生二十歲又四年舉進士丁章太
夫人憂先生於中門之外創爲堊室高廣容膝日哭泣其
中陶文簡望齡弔之歎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
劉君者也服闋以兼峰年老不欲出兼峰不可又一年就

選授行人司行人當慶元枋國方興楚宗妖書之獄以陷君子先生草疏劾慶元同年生見之曰君亦曾爲老親計乎先生默然深念者數日遂請終養尋丁兼峰憂毀瘠而病病愈亦不出居家七年孫公丕揚爲太宰聞其名以原官起之充益府冊封副使光宗儲位未定先生因報使竣言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未嘗宣召寢門春秋鼎盛講席不設托之阿保之手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復推之而於皇太子亦厭之也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復推之而使皇太子亦狎之也初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其議論是非若秋霜烈日朝野憚之是時崑山顧天竣宣城湯賓尹收召黨與將傳之衣鉢爲小人宗主辛亥京察孫公掌計事

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禮部郎丁
公元薦言太宰是聚奎等排奏丁公往復甚苦太宰既引
咎去舉朝蝸蟻沸羹聚族分部以丁公故端文講學之弟
子也東林崑宣遂爲黨魁之目未幾而荆熊之爭起湯賓
尹之居鄉以媒娼著有施氏女不受蠱而死其鄉諸生頌
之斷斷然賓尹耻之繼梅生者淫徐尚書之女諸生復發
其事御史荆養喬以梅生蔽罪熊廷弼督學至宣則盡反
其獄出梅生而撲殺諸生之爲首者爰書謂今之公舉皆
施湯故智蓋廷弼黨賓尹借梅生以灑賓尹耳養喬爭不
得而去掌院孫公瑋議廷弼解職聽勘宣黨復大譁謂東
林主使之先生上奏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
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游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

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望而知其不同量者也儻朝廷一日賜環則人爭按劔矣然則以干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者亦豈遂爲定論乎略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

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
宣之戈而卒業於此無遺憲成羞可乎嗚呼學術之難言
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老莊頑鈍
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
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
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
有進于東林者矣南道御史孫光裕謂先生顛倒是非借
東林以袒養喬飛章攻之當是時東浙銓曹衆論屬先生
同邑商周祚謂先生曰慎毋及時事旦晚吏部矣先生不
聽於是浙人僉曰非吾家種草可使之居相厄之地乎先
生乃給假歸教授鄉里門士日進先生曰昔伊川讀易多
得之涪州朱子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無自厲乎天啓元

年起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受事九日卽劾奄人魏進忠
保姆客氏進忠者大逆魏忠賢未改之名也與客氏爲對
食官衛近侍並所親樹出干朝政威權大震而小人之攻
東林者多出其門下爲舍人故事大婚則保姆出居民間
客氏旣出熹宗涕泣不食復召之臺省倪思輝朱欽相王
心一各上疏爭俱降謫先生言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
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
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
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
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古者公卿有罪則
下廷議而理之不聞以其禁中決也今朝逐一諫官中旨
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

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斜封之勅鈎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奉旨罰俸御史董翼請啓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先生曰自叔梁紇以上宐特立一廟於闕里孟孫氏亦然顏路曾皙伯魚進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上路之長也黜之賢

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年之長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歷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學宮啓聖祠當罷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其禮樂豈可降乎在太學從天子在郡邑從諸侯翼出疏辯先生與之往復乃兩報罷光宗升祔議祧憲宗先生曰典獻帝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當祧祧憲宗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宗廟之禮庶幾無憾不聽廣寧之役先生請先問在內者之罪而後及於在外者其所列崔文昇盧受楊鎬李如楨皆黨人之所庇也焚會試錄於孝陵轉光祿寺添註寺丞未至陞尚寶司少卿又陞太僕寺添註少卿先生疏辭不允繼

以告病回籍或謂先生曰令甲無小臣辭官禮先生曰廉耻之在人不因小臣而奪也曰衆君子在位國事可爲何若是其怱耶先生曰進退之義不明而欲正君匡俗未之有聞四年起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又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矯節陸沈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時朝局已變逆閹明攬大政內批劉某藐視朝廷矯情厭世革職爲民追奪誥命鈎黨之禍蔓延天下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袁忠

愍化中周忠毅朝瑞顧裕愍大章死詔獄先生作賦哀正
直暴奸邪悲歌慷慨若旦暮從而遊者高忠憲聞之曰此
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
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
牆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嘗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
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先生

然之輟講遁跡而惠公世揚被逮招辭連染先生有詭行
頗僻之劉某狠心辣手之黃某

先忠端
公諱

語先生自分不免

以子托之門人陳堯年緹騎入浙家人惶遽先生曰毋恐
寧今日而知有是乎旣而知其逮先忠端公也先忠端公
至郡先生餞之蕭寺危言深論涕泣流連而別謂門人曰
吾平生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此中怛怛欲

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思陵登極黨禁解
先生出弔蒙難諸賢無錫則高忠憲吳門則周忠介順昌
江陰則繆文貞昌期李忠毅仲達桐城則左忠毅吳汜則
周忠毅宗建姚江則先忠端公皆爲文哭之拂拭其棺塵
而去楊忠烈周忠惠起元俱以辨香告哀又請建五君子
祠於西湖風厲浙人先忠端公與魏忠節忠節之子學泚
生於浙周忠毅宦於浙高忠憲講學於浙也崇禎二年起
順天府府尹上方綜核名實分別功罪羣臣救過不遑先
生曰皇上具大有爲之資未有以二帝三王之道進之故
使爲治不得其方於是矢責難之義而上言曰堯舜之道
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
壅閉與亂同事以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憂

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試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出塞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搏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寞惻然痾瘼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尅聚歛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頃者陛下嚴

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鴻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廠庫諸臣旣發覺其見在矣又勅問旣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比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

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
以希法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
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
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
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
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
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
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
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
堯舜矣上見疏不憚批爲迂闊未幾京師戒嚴先生曰吾
守土官當以民生爲急請捐門稅以通煤米行保甲法以
核奸細發內帑二萬金三分之一食餓者一資守陴者一

給戰士有妻子者出太倉米數千石平糶價遵化難民集
京師日以千計議置之郊關先生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
此京兆事無煩諸君過慮也分遣僚佐出城籍其姓名里
業給驗以入分處蘭若無失所上自聞警不出視朝章奏
皆留中不報中旨辦布囊八百官奴競獻馬騾又勅大小
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動皇上者
吾守土官義當與城存亡乃詣午門叩頭奏曰國勢之強
弱視人心之安否又必皇上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
安臣請皇上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
固守之外無有它計一面批發章奏勿輕羣策俯伏待報
自晨至暮中涓傳旨先生始退復造閣門揖輔臣曰皇上
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兢兢宗周雖竭愚誠不足

上悚主聽閣下可不力爲之所輔臣曰公且休矣走也得
間圖之已而上收督師袁崇煥於詔獄大學士錢龍錫兵
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皆坐煥
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益疑羣臣謀國不忠廢
督師以總兵滿桂爲總理統諸帥召白衣申甫授以副將
軍又以奄人提督京營協理城守一切刑賞皆亂先生諫
曰今日第一空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
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
可替否付言官乃者聖謨淵遠悉取獨斷如軍旅重任必
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
而今使邊將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人援諸將大
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

武臣若矣張鴻功侯世祿皆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萬
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
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於是降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
闔以外將次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魚
朝恩童貫千古炯鑑皇上幡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
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書御
不報越二日桂甫以敗沒聞自上誅逆奄之後凡由逆奄
而至大官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小人出奇計以翻案行間
金數萬於外而後疆場之事起上亦不能無惑志首輔韓
爌左都御史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守次第罷官動以
東林爲口實先生言萬曆之季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
東林名卒構逆璫之禍以死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

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黨卽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在起廢中
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識者方謂老成不可不惜而立
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
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四百之網使天下之
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
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留中滿桂旣敗上出
總兵馬世龍於獄爲總理召張鳳翼爲總督御史吳阿衡
爲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
龍節制未嘗接一戰先生劾之曰今所稱閫以外將將之
任者非張鳳翼乎鳳翼依附奄人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
起之田間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朝廷亦何利有此尚方

付之坐觀之手乎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
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
之說以佞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
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由是而白簡不聞其風采
猶足觀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
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
天永命之說從前所以治天下者不可不更也曰臣聞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代天而
理天下也苟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督責股
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宥省
宥平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
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又因及一切誣誤者重者以杖死輕

者以謫去紛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寬應昌以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必盡又督及來年之預征有司有逮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旣已不勝繹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污吏卽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金魚甌麈之風空谷

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
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勘蘓瑛賦証示天
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
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
心勿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勿寵利
居功阿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
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周延儒溫體仁方窺伺上意
新得相位見而惡之以先生禱旱稱疾激上怒上詰曰除
新餉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劉宗周必
有便計即明白奏來先生言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
固圍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
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

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刀錐者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富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又安而四方不從之賓服者上復以爲迂濶上意在功利先生封章多扞格不入遂請告旨許回籍先生之治京

兆也風裁孤峻其遇豪貴不啻利刃之齒腐朽每坐堂皇
奄人闖入言事先生不應或出語相詬誶先生若爲不聞
也者治事自如奄人計塞反笑而謝曰公執拘人吾固知
其如是也武清伯奴子與諸生爭道諸生受毆投牒先生
使吏入武清家捕之武清及門言狀先生拒不見曰奴辱
士而主擁護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知不可但
已別遣一奴先生心識其僞也令其自理爭道之由奴不
能答叱之去乃撲前吏而推捕益急始出之捶撲數十何
校武清門外先生厲禁倡優輦轂之下優人服飾有千金
以上者一日先生出籠篋纍纍不及避停車何問曰此司
禮太監樂器先生曰干禁者卽公侯不汝貸也况宮奴乎
焚之通衢單丁下戶則緩其銜轡周其情隱雖兵革匡勦

皆有恃而不恐先生出門都人罷市而哭八年溫體仁久居政地導上以繁刑厚斂海內盜起臺諫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上念置相不得其人進大小九卿詹翰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仕者太宰以孫慎行林鈺及先生上上降詔召三臣入長吏催促上道尋擢文文肅震孟直閣起用黃漳浦道周上意頗欲更始而體仁乃大懼亟稱疾愈入直明年正月召對於文華殿孫文介病卒先生與林鈺俱入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鈺爲支吾之語以逢上先生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

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
臣愚謂今日一一改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流
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
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叅罰小
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叅罰不可言蓋叅罰重
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詩云
廢爲盜賊莫知其繇臣竊痛之上又問兵事如何處置先
生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內治旣修則遠人自服
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
天無遠勿届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
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顧温體仁
曰迂哉宗周之言也兩杖相撞鼙鼓與戶之際于此時而

說于羽兩階耶傳旨林鈺入閤劉宗周別用陞工部左侍郎先生上封事曰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出塞而壬人銳口承當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劣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廠衛司機務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

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
自敲撲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
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遺而封疆之責任輕
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
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
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牖聖
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
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
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
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顛
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
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

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鑑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今之所以日勤聖慮者亦何有哉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

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海知中國有
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又奚煩於觀兵哉此聖人以道
治天下之明効也然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
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
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
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上覽
之大怒命文書官口傳重擬次輔錢士升票擬以進上猶
謂其輕也發改票溫體仁從重票擬上之每票擬至御前
上手先生之疏必繕閱數過起行數匝久之而意解難曰
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
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
原豈堪盤據烽火照於甘泉虛文何以撐拄若封疆甘心

棄置貪欺一任所爲宋無三疊終困外國可爲前鑑堯舜
事業詎不願慕無乃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
功能表見以後還空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先生復
言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
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
安民則惠皇上已具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
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授之政事之地卽求
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
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凜之卽此一念謹凜爲道心之主爲
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
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
蒞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原

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
皇上深致意焉工作繁興度支告匱上命諸臣捐助溫體
仁與勲臣朱純臣爲倡又議罷明年朝覲聽其進奉先生
諫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
於利也國步艱難孰爲匪躬自効者而瑣瑣進奉何當報
稱乃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而議
以捐助罷儻遂行之辱國滋甚上不悅然上意欲大用先
生會推閣員廷臣一再推俱不及上皆置之三推始以姓
名上上將點用而溫體仁大懼募會稽人許瑚上疏謂先
生才諳不足道學有餘上疑瑚同邑知之必真乃已體仁
益修黨人之隙舉動決裂先生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
州念上欲求治而爲體仁所蔽荷上殊絕之知潔身去國

所不忍也復上疏曰臣惟皇上勤心遠略夙興夜寐而邦
畿震蕩禍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
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
競起而假手於門戶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次第
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
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
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
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
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誥
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結一卷土之
局則朝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
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

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遊

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叅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先辰遂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鄴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

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
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
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詩云誰生
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
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亟罷三協通津之使責
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
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內批邊
臣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
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已已諸臣
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
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外牽捏首輔尤屬不倫
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爲民十四年

起吏部左侍郎上知先生而溫體仁害之體仁去後薛國
觀傳其衣鉢國觀以罪死上念先生者久之適會推少宰
上意不屬臨朝而歎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
能及也罷朝遣文書官傳諭吏部而用之再疏請告上不
可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
涉功利皆爲苟且上書明之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
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
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
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
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
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
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

此慎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効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天春

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朝廷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耻之坊由是化羣臣以化兆民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經略農田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陛下但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終以爲迂闊不能施用也先生未至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冬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上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

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
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
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由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
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
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
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上曰已有旨了乃謝恩退而列風
紀六事以上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馮從
吾爲瞽宗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復天下社學選明德老
成者爲之師聚里中彥士教之一曰貞法守自今一切輕
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得下詔獄其有不公不法五城
御史覺察之廉其情罪之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自
今著令大臣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

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始收繫其他卽以其罪
行遣一曰清伏奸自今朝紳交結近侍蹤跡顯著者立置
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
斜封官同傳奉者臣衙門以白簡從事一曰懲官邪官之
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自今有輦金入長安
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一曰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巡
方天下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賍之律毫不可訾且
亟罷減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上雖可之亦不能盡行
也御史王孫蕃劾奄人劉元斌縱兵搜牢疏未下而元斌
辯入上知爲司禮秉筆奄人王裕民所漏也并下裕民三
法司雜治之尋改刑部徐石麒以侍郎署事擬裕民
戍仍列院寺姓名於疏上怒三法司故縱召入面詰之先

生趨朝而石麒麟始出爰書入對上首傳先生責以擬律不當先生對曰此事非臣鞠問不敢妄奏上益怒其譎委先生對曰前下法司臣未受事後改刑部臣不得與聞然閣石麒麟具案已曲盡情事上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辟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先生對曰司寇所執者三尺法耳法如是而止石麒麟非有意貸裕民也上曰裕民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先生對曰就事論事裕民之罪止於是若內廷有隱微之奸自有聖斷在非臣等所知也越日裕民棄市已又京師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

廟之靈速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防關以備反攻防
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上曰責重朕心亦是
但旌盧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敵乎周延儒之再相
也起用正人一反其曩日妒賢嫉能之政而君子亦遂喜
其附已深相結納乃獨不能得之於先生每朝畢士大夫
多與延儒接迹屏語先生魁然孤峙士大夫皆慚而止會
考選推知多以賑濟建城防河諸名色減俸行取郎署有
自行陳乞者皆通賄於延儒先生言禮義廉耻士君子居
身之本係焉有廉耻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今
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耻既不恤又奚有異
日立殿廷爭可否其爲植黨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延
儒不悅授意於兵部尚書張公國維令以邊才錄用其私

人國維薦某某等皆知兵請上考定次第太宰鄭公三俊
曰考選者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况樞部乎上疏明職
掌宏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怒召吏部都
察院出其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
何謂侵官三俊對曰考選之屬部院祖宗舊制也上意未
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
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
朝廷固爲總攬大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若止就面對
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槩往往有論列明
而其人傾邪者有論列庸而其人樸實者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乞從宰臣請幸甚上不可宣
旨召候考官時敏等十二員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臣奏

對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上默然已俱授
兵科給事中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先生自
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實臣生平不足
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上革孫順王育
民職法司提問先生又申飭憲綱上讀至言及乘輿則天
子改容意不懌先是會推閣員一時聲名之士多與焉小
人忌之爲無名子書粘之殿壁以當路二十四人分配二
十四氣上亦遂疑會推之事此二十四人中有把持其間
者成吏部尚書李長庚罷左都御史王道直至是上戒臺
省代人規卸爲人出缺給事中姜埰上言皇上何所聞而
云然此奸人工爲蜚語以中君子卽二十四氣之故智也
然事故非無據者上怒其黨比行人司副熊開元奏劾周

延儒於上前請避左右上許之而延儒獨留開元請并避
延儒上曰卽所言機密輔臣豈得不與開元乃奏延儒不
足當國狀然延儒在旁開元故氣奪而辭蹇退而補疏又
漏奪失次上怒其陰陽反覆乃下姜埰能開元於詔獄先
生曰皇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
昭聖德也九卿當公疏救之鄭太宰以下皆唯唯閏十一
月己未召對羣臣皆候於廷相傳有密旨授錦衣衛官賜姜埰
熊開元死先生曰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
私斃諫臣與今日空空署爭之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
則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亦唯唯上御中左門御史楊若
僑薦西人湯若望善火器請上召試先生奏曰御史之言
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

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恃火器爲司命今破城陷邑豈無火器而然哉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修舉數十年無窺邊者未嘗專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湯若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奇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永絕異教上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其監制何必深求若仁義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闔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

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呈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修法紀之大端也上曰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對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督寧薊關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其闖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

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慨然引爲皇極主於是進賢
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宗社幸
甚上曰目下烽火逼甸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
整頓先生對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
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
則庶司莫不稱職而於以制禦邊鄙不難矣然有要焉宋
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大平斯言誠
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
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
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
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責事
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

後守先生對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
言愈宐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
功先生對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
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百金所以三軍解
體士卒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
解曰知道了勅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戶部尚書傅淑
訓申救姜塚能開元不能力上拒不納禮部以下無言者
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
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
傷於國體皇上度量卓越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鉄鑽
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慙直宥鑒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
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

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遠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對曰掌衛刑者多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者也每聽寺人之役使勢不容於不私矣卽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確直與開元並無交與實從君德起見請皇上勿疑且其振

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寬宥上曰金光
辰也聽議處先生出待罪朝房內降劉宗周愾拘偏迂朕
累優容念其新任望之更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
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
肆姑從輕降三級調外用上雖怒先生亦遂不敢置姜埰
熊開元於死而發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埰
開元各百刑部尚書徐石麒奪官先生以未解嚴不忍恣
然竟去出止門外之僧舍士大夫問學者交錯於途時李
忠文邦華代先生而未至鄭太宰上疏留先生計吏先生
遂行其冬東陽亂浙之在朝者公疏請練鄉勇浙西徐石
麒主之副以在籍監司錢繼登浙東先生主之副以在籍
給事中姜應甲制曰可

男黃百家校

子劉子行狀下

北變間先生徒跣慟哭謂諸生曰既不能戮力圖君以至
於此又不能身先討賊可斬我頭謝先帝君等各守所學
無交臂事賊也諸生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
塞責縞素發喪檄召四方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
日事也先生乃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尚當先驅効
死遂荷戈出從者數千人守道王酈噤不能發一語先生
曰此不足與謀乃至行省語巡撫黃鳴俊一面發喪一面
整旅北進鳴俊請少鎮靜以安人心先生勃然變色曰君
父變出非常公專閩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讐乃反藉
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
俊慚而退明日士民洶洶聚先生所不散鳴俊來先生指

而示之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亦莫若發喪出師也鳴俊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先生曰嘻此言其嘗也今日頒詔者何人安所得哀詔乎夫禮有嘗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公卽疑凶問亦當行哭廟禮鳴俊不得已從之於五月甲午行禮佑聖觀先生尺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數萬聲震屋瓦先生問師期鳴俊以甲仗未備對先生曰出師而後甲仗從之向者語公以勤王而不應今再爲觀望計吾儕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而使其客以封守言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徇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先生度鳴俊不能用乃與章公正宸熊公汝霖朱公大典召募義旅將出而福王

監國之詔至先生乃解初有說先生入南中定策者先生曰在我有赴難討賊而已餘非所知詔起原官先生言一旦遣此鞠凶臣卽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敗席藁以待上批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今憂患相倚無以難進爲辭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

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
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陳脫逃者斬臣謂一
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重撫臣事權以彈壓鎮臣且不
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
封賞孰應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
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
臣隨之外臣旣封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
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
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
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
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賊入秦流
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

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問道北進檄燕中之父老起塞上之名王哭九廟措梓宮訪諸王萬無容自諉者更不然而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急擊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奄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臣爲今日問

子鑿子行狀下
三
罪之師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上答曰親統六師光復
舊物嚴文武恆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核
舊官朕拜昌言宣付史館弘光帝之立也羣臣意多不屬
中樞史公可法以七不可寓書於總督馬士英七不可者
言其好色好酒好貨不孝不讀書侵有司近匪人也士英
與其客阮大鍼楊文驄謀之大鍼則入而交關於誠意伯
劉孔昭吏科李沾以爲內主文驄則出而迎弘光于淮上
史公儒緩未定議而四鎮之納弘光者已至江上錯愕迎
拜旣登極士英乃以鳳陽總督印前書宣示中外史公
內不自安以政府讓士英而出太宰張公慎言起用吳牲
鄭三俊孔昭以爲急黨人緩定策遂廷叱之召阮大鍼陞
見用奄人治兵調食修援立之報日不暇給方利息陵之

禍凡言討賊者誦之先生連疏請告不得遂言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泰之理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馬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矣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夾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至不難遣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信而置若奕棋洵洵爲連雞

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閹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募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弘光第一美政宗社幸甚上報曰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于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宮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望其速入面諮大政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耻其

不能致先生以爲天下笑反急先生之一出于是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奸人朱統鑣言先生請移蹕鳳陽蓋謂鳳陽高墻之所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所當急備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往先生危坐僧舍終日無情容刺客亦心折不敢犯天下之惡名皆去不知所之黃鳴俊入覲其兵抵京口與防江兵角殺士英一聞浙兵則以統鑣之言爲信亦震恐上傳云昔漢宣起于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室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不得已受命上言董仲舒

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于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各衙門而交結近侍爲罔上行私臣院皆得過而問之臺省諫廠衛給事中袁彭年謫外先生言廠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而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長此不已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奸宗社之禍所不忍言尋以阮大鍼爲兵部右侍郎先生諫曰國家莫大于邪正消長之辨而才次之大鍼而才臣慮其爲黨

邪害正之才病世道而有餘其進其退江左之興衰繫焉
上批大鉞進退繫江左安危是否確論先生又再疏請告
子馳驛歸先生去國無不唏噓感歎老校廬兒亦相聚而
語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其後左良玉移檄亦以不聽先
生罪士英從民望也弘光元年五月南都亡先生語守道
于穎爲戰守計不應六月丙寅十五先生聞浙省降方食
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遂不食諸生請曰今日繫
天下望者先生也先生何遂言死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
城守衰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
在余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宐死今上蒙塵宐死吾
越納降又宐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
諸生曰不然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于天

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
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于捐生顧余老矣力不能勝子之
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余之所守人臣之正也身爲大
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丁
卯諸生請先生出城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
也吾將安之諸生曰古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城降矣卽
欲死豈先生死所先生曰然戊辰先生辭祖廟出居郭外
之水心菴癸酉門人王毓著自沈于柳橋先生聞之曰王
生死吾尚何濡滯哉秦祖軾曰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
免先生則有文山疊山袁閔故事在先生曰北都之變可
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尚有望于中興南都
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而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
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
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
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必待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
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
爲遺憾宋亡矣然猶不死則以九十三歲老母在戀戀難
自決耳我又何戀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
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
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
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王玄趾疏著赴水而死
所謂士死義也玄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
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

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丙子辭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諒投洋中顧久不得溺舟子入水扶之而出會聘書至先生口授答曰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俟遷延遺玷名教戊寅遷楊枋王毓芝侍先生字呼之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語及毓著死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又曰始吾不食數日渴甚飲茶覺如甘露因知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毓芝問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

疑驚恐而吾心泰然如是而已庚辰秦祖軾侍先生口吟
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
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書之先生曰偶然
爾先生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
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
來靜坐小庵胷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
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
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人能無
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明乎此者其于道也幾矣嗣子洵請
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
去矣屬之曰死後葬吾于下蔣碑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
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曰吾平生未嘗

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已而曰曾中有萬
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
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辛巳朔先生謂毓芝曰吾
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
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門士有
傳金華建義請先生忍死待之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
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競
也死則死耳何待爲門士固請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
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問曰今日先生與
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死生先生
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先

生謂應鰲曰頻夜夢見朱文公應鰲曰先生固文公後身
竊謂先生學問精切入微處當軼文公而上之至其晚年
自焚諫草號遯翁先生今日所遭微不同耳先生曰還讓
先賢應鰲曰鰲非阿所好先生之學直是去聖不遠先生
勃然曰不意汝言狂悖乃爾乙酉先生撫心謂祖軾曰此
中甚涼快祖軾問先生自裁不出他途而必以絕食者非
但從容就義蓋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不答丁亥祁
中丞彪佳投水死王毓芝以告先生已不能言張日舉手
者再指几上筆硯至則書一

字毓芝曰先生問

事乎領之戊子先生卒前後絕食二十日勺水不入口

十三日卒猶不瞑娶章氏贈

夫人于一沟字伯繩能

傳先生之學學者宗之亞于先生女三壻諸生陳剛王毓

芝秦祖軾孫男四茂林士林長林道林而茂林則羲之甥

也孫女一適吳善禎先生之學始自外祖章公穎公號南

洲陶文簡周寧宇

名應中

皆出其門喜與門士激揚風節先

生心竊慕之長師許敬菴先生乎遠已交劉靜之永澄丁

長孺元薦而入東林與高忠憲問答首善書院初立鄒忠

介

元從

主講席忠介宗解悟恭定重躬行先生爲

兩家騎郵通彼我之懷忠憲忠介恭定既沒講學中絕先

生始有証人社之會南都而後門人問學者先生曰守所

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鼻比而

講學論道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耻者也先生宗旨爲慎

獨始從主敬入門中年專用慎獨工夫慎則敬敬則誠晚

年愈精微愈平實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

動靜步步實歷而見故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其大端有四
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
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只
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
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
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無工夫可用若走作後便覺得
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門人葉
潤山廷秀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曰意誠則心之主
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
下而根據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
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省察卽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
不察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又存个何物養又養个何物

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偽不特此也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况又分而爲三乎潤山曰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潤山曰幾者動之微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个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說也雖然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毫末增毫末則物于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毫末減毫末則物于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于斯爲至也一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

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于善而不
二于惡一于善而不二于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
所發將孰爲所存者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
于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蓋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
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
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
亦更無格致可言問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
言乎曰意之好惡與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幾而互
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一曰已發
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謂程子云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个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却不

宥下个動字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一心耳而氣機
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
而暢也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肅然而歛也謂之怒義之
德也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時之
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
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人有無七
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儒者苦于未發前求氣象不已
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卽天道之
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
之和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陰之靜也存
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
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

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謂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後人執極于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于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不知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于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于是縱言之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知此則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性粵自大學中庸散于禮記程朱表章以爲心學之書有功于道術信乎

不淺而後之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道心滯于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中體落于偏枯二書矛盾非先生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以知未發之中卽誠意之真體段而二書相爲表裏也當是時浙河東之學新建一傳而爲王龍溪歲再傳而爲周海門汝登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爲陶石梁夷齡輔之以姚汲之沈國謨管宗聖史孝咸而密雲悟之禪又入之會稽諸生王朝式者又以捍闔之術鼓勳以行其教証人之會石梁與先生分席而講而又爲會于白馬山雜以因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石梁言識得本體不用工夫先生曰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旣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碍勢必至爲無忌憚之歸而

已其徒甚不然之曰識認卽工夫惡得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其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先生以謂新建之流弊亦新建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有以啓之也其駁天泉証道記曰新建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其駁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

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崇也良在何處止因新建

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于知仍將知字認粗故

不得不進而求精于心非大學之本旨明矣蓋先生于新

建之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而新

建之旨復顯先生以禮記雜出漢人之手記中夫子之言

皆出家語有去其問答私爲已有者于是取而考定爲尙

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公冠

投壺明堂奔喪諸侯燹廟諸侯遷廟儀禮傳二十三篇曰

冠義附深昏義士相見義附鄉飲酒義燕義射義朝事

公食大夫義附喪記三喪義四祭法祭義三禮本

樂記附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

官人明堂位禮察保傅餘簡其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

賈誼勸學還荀子

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家語

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儀三恕好生觀

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

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

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

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子等書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

德誥志少辨用兵少問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

儒行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

弟子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

學記上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學記下文本四書曰曾子十篇論語孟子

子思子中庸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合璧周程張朱五子

之言仁者益之曰連珠附以吃緊三關一曰人已二曰敬

肆三曰迷悟言求仁所有事也擇五子書之醇者解之爲
聖學宗要周子則太極圖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
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
明子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塞源拔本論先生謂朱子著
大學于誠意章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簣乃定爲
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于法已
疎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吃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
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疎乎朱子一生學問得力于主敬
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綴敬于慎獨之前所謂握燈
而索照也作誠意章章句袁了凡功過冊盛行因而有倣
爲遷改格者善與過對舉先生曰此意最害道有過非過
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

處路頭不清未有不入于邪者故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也作人譜太極圖說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爲人人合德爲聖先生獨言人卽天卽地人心其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作讀易圖說先生在京邸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從而詮次之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方圓圖皆與先儒不同以發明太極卽在陰陽之中作古文易抄以方文正孝孺從宋潛溪得金華何王金許之脉有明理學當爲第一作遜志正學錄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末學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

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麗也作陽明傳信錄有明學術麗雜先生依名臣言行錄例以次諸儒有特書者有附見者不以成論爲然薛敬軒陳白沙羅整菴王龍溪皆有貶辭而方文正吳康齋人所不屬者先生以正傳歸之又常謂義陽明之後不失其傳者鄒東廓羅念菴耳作有明道統錄先生自家庭以至宗族朋友鄉黨施之無不各當其節其事太夫人也以筋力致養柴水之事皆躬親之兼峰公病先生俯伏左右抱扶臥起身爲薦席居喪則歠粥飲水闔門蔬食次女患痢醫用黃雞爲藥先生勿許也三世七喪尚在淺土先生營立塚墓御史徐縉芳資之百金先生謝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即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勿污我先人墓上石僕所

未了者固厪有先人一事試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
煩故人爲念御史不敢復言事女兄如母女兄病瘵醫藥
之資力所不能致者致之先生赴官聞其不豫輕舸徑返
卒則養其子子卒又養其孫曰聊以終吾事母之念爾叔
母朱氏無子先生迎養于家朱氏欲異居先生輒自艾曰
古人數世同居今吾一叔母不能安其心何古今人之不
相及耶再從弟宗祐流落閩中先生尋歸冬月製衣家人
與之以布先生見而恚曰兄弟一體弟衣布兄能安于帛
耶易之初劉氏家廟所行皆世俗之禮先生一一正之置
祀田輯宗譜乃立宗長一人總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
一人以齒宗幹一人司錢穀宗糾一人司賞罰舉宗之事
皆質成于宗長宗長未聽而投牒于官者罪之月朔宗長

率宗人而謁廟有善惡皆書之置義田百畝定卹例一卹
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嫠五卹喪六助婚罪人與醮婦不
卹先生自終養歸聞許敬菴先生之卒于途中不至家而
往哭焉丁長孺劉靜之卒後每過必哭先生不妄交其平
生希聲慕義于先生者滿天下所稱性命之友則周寧宇
高忠憲丁長孺劉靜之魏忠節先忠端公六人而已崇禎
八年十年越郡飢先生募米分遣諸生賑之全活五萬餘
人十三年又飢煮粥平糶活者又萬人郡邑下放每坊積
米二百石爲明年平糶張本先生所居昌安坊卽以所積
爲社倉損益舊法行之一坊遂無飢者鄉黨有冤結先生
必爲之平理奸吏跼蹐唯恐先生之知也先生通籍四十
五年立朝僅四年在家強半教授敝帷穿榻瓦竈破缶不

改儒生之舊士大夫飾其輿服而來者不覺慚阻故見先生者多毀衣以入甲戌乙亥之間先生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其價爲之頓高先生飯客不過數器而士大夫之享先生者亦遂以乾飯寒漿先生未嘗不心知其僞也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先生榻前見其單陋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丁巳京察劉廷元韓浚尋怨于東林士諤時爲考功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之親見者也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方閉門掃軌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都督劉應國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得見先生不覺喜極而悲也金壇周仲馭鑣謁先生先生留

之飯仲馭語人以七箸長短若何杯盤大小若何爲一生
未有之榮郎官秦祖襄入京止宿逆旅僕從紛紜主人供
應不給周視同旅者一人幅巾危坐童子侍側問之曰劉
都御史也祖襄惶恐遁去其爲世所欣慕畏憚如此先生
門墻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辭色君子亦未嘗不望崖而返
周延儒使其客薦誠于先生先生不答其後有爲馬士英
言者曰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爲君子國事爲重不
宜拒絕太深先生亦不答有司馬自附君子先生惡其佞
也同朝不交一言司馬每晨必詣先生言事先生默坐司
馬瀾翻布穀言盡而去黃漳浦祭告禹陵及門者三先生
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倘佯山水之日漳浦聞之卽行
先生德日慎小心日謹微官行人時夢轉衛經歷不樂覺

而自責曰此夢從何來終有不忘榮進念頭在乃知平日滿腔子都是聲色貨利不經發覺自不察耳待罪中左門時諸生憚日初欲上書留先生於經筵先生聞之曰僕自反必是名利場打不過洗不淨盡有一種聲音笑貌爲人所覷及處至使朋友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關不易過也世之言先生者無不曰其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似胡澹菴鈎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至先生之所以告思陵者歸本德化不宐急急以兵食爲先務學術不明小儒不知治道往往信不能及卒之思陵以爲勦寇則必強兵強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加派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豈知驅天下之民而盡歸于寇餉無所出而愈不足兵無所食而愈不强其無兵無食者皆

于務兵食一念始基之也思陵亦時憶先生之言罷而名
名而罷終不能用而天下事已去矣然後知先生之言爲
思陵對証之藥也其時爲救時之論者以爲朝野屬意于
先生先生稍霽其威嚴則前之陽羨後之貴陽不至決裂
如是此說在孟子枉尺直尋之喻也天下人心方趨于假
借由假借而至于無所不爲江河日下先生而假借一時
之國未必不亡而千古之聖學先亡矣浙中之爲禪學者
以爲忠義名節無關於理學而先生清心息惡終陷黨議
是意氣之未融也蓋聞之子朱子矣風俗頹弊浙中爲尤
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
直爲得計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萬曆以來排擯詆
辱出而殺君子者多自浙人蓋由宋至今沿之爲俗故朝

廷之上成之爲黨遂使草野之間講之爲學非先生與先
忠端魏忠節三數公振拔汗險之中則亦何以使忠義各
節如今日之浙之盛也先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
性性與情對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
性情分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
心者人心之所以爲心分性爲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
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爲性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先生
曰存發一機動靜一理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
不歸之于然則彼皆非與曰孔子已言之矣吾道一以
貫之工夫之與本體有二者便不一也書曰德唯一動罔
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易曰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自有六經以來未之有

于萬曆六年正月戊寅享年六十有八卒之

城東南二十里下蔣之原海寧吳貞肅麟徵于壬戌榜前

夢至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爲文信公過零丁洋詩

問之在旁者曰此隱士劉某也覺而不知爲何如人已而

有言之者曰此講學之劉先生也忠節識之忠節死國難

甬陸符謂義曰夢驗于忠節將無驗于先生乎盍以忠節

之誌銘請于先生以當之也義然之先生身殉宇宙關乎

晦明嗟乎吾黨之愚也義幼而孤鄉邑之間多逆奄之黨

人推築之無所不至先生從而封殖之曰不佞白安先生

先忠端公別號之未亡友也有致難于其家者不佞請以墮臂當

之衰門由是得安長授先生教誨質性下愚亦自謂書本

中可以自得痛掌血痕不沾牛革今也稍有所知而瞽說

橫流微言將散高天厚地此恨何極因次其始終先生之
學術庶幾存其十一而思陵欲治天下之心亦耿然而見
之也謹狀

男黃百學校